

崇善寺明代铸造文物

胡春良 文/图

并州名刹崇善寺，位于太原市东南隅。唐代创建，初名白马寺，后改延寿寺、宗善寺，明代又改崇善寺。明洪武十四年（1381），朱元璋三子晋恭王朱樉为纪念其母孝慈高皇后马氏，就在该寺旧址大肆扩建，南北长550米，东西长250米，总面积达14万平方米。清同治三年（1864），寺院失火，主要建筑均被焚毁，幸存下来的只有大悲殿及一些附属建筑。清光绪七年（1881），山西巡抚张之洞在崇善寺的废墟上建造了文庙。从此，崇善寺一分为二，文庙占了大部分地方，如今文庙也是山西考古博物馆，而仅占原寺面积四十分之一的大悲殿，就成为古白马寺、明崇善寺的代表性建筑了。2013年3月5日，崇善寺大悲殿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（第七批）。

崇善寺作为一处著名的文物遗产，有许多珍贵的文物。其中包括大悲殿、藏经以及铸造文物等。崇善寺的明代铸造文物是明代珍贵的铸造遗存，有着很高的价值，包括铁钟、铁狮子等。笔者曾专门去崇善寺瞻仰并实地考察了有关铸造文物。



钟楼大钟

大钟楼位于寺庙大院东南拐角，高达20多米，木构华美，气势宏伟。

钟楼悬挂的大铁钟，铸造于明正德元年（1506），通高2米，外径1.8米，总重9999斤。大钟的音域宽广，轻击圆润深沉，幽雅悦耳，重击则其声洪亮，浑厚有力。每遇庆典，那浑厚悠扬的钟声，声闻方圆。

不能近距离观测大钟，但远观大钟钟体规整，壁厚均匀，表面铸满文字，铸造技艺十分高超。根据钟体表面残留的范缝推测，也是采用范铸整体铸造。

崇善寺作为佛教名刹和皇家祖庙，其铸造文物代表着当时铸造业的发展水平。这些铸造文物为我们研究明代铸造史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物证。

明代时山西的冶铁业很发达。明代全国有13个冶铁所，山西就占了5个。万历时期山西夏县温峪山聚集开采铁矿者六七千人。

在明代包括山西在内的冶铁业规模和技术不仅比前代有巨大进步，也是当时世界最领先地位。所使用的瓶炉，通常情况一日夜可出铁3600斤，最高可日产生铁6000余斤。

民间炼铁已使用活塞式鼓风机，结构功能与近代鼓风设备一致。明代发明的生熟铁串联冶炼工艺极大提高了生产效率，另外煤炭冶铁也有更大程度的推广，宋应星在《天工开物》中说：“凡炉中炽铁用炭，煤炭居十七，木炭居十三。”

而且土高炉也有了重大改进，已能把冶铁炉与炒铁炉串联使用。方以智在《物理小识》中说：“凡铁炉用盐和泥造成，出炉未炒为生铁”“熔流时又作方塘留之，撒干泥灰而持柳棍疾搅，则熟矣。”



钟亭大钟

在大悲殿月台两侧建有钟亭和鼓亭，均为小巧的六角亭子，鼓亭在左，钟亭在右，一律琉璃瓦盖顶，砖雕围栏，玲珑剔透，极有风致，也是珍贵的明初建筑。

钟亭大铁钟铸造于明正统十四年（1494）。近距离观察，应该采用范铸整体铸造。钟体壁厚均匀，字迹清晰，装饰纹样图案多样，铸工精美。

明代发明的“苏钢”冶炼法是灌钢冶炼技术的新发展，据现代冶炼专家周志宏介绍：“苏钢冶炼法在国外还没有类似发明，显然是一种创造性的发明。”

另外生铁淋口技术，也是明代的一项独特创造。杨宽在《中国古代冶铁技术发展史》中介绍：“更值得重视的，就是在明代锻制工具和兵器的锋刃时，采用了生铁淋口的方法，使锋刃具有钢铁组织的表面层。”

《明代后期社会转型研究》一书介绍：“明代的炼钢技术在当时世界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。在欧洲直至18世纪才发明把熟铁和生铁放在坩埚中炼钢的方法。”

这些文献资料为我们提供了有关明代冶铁铸造技术的珍贵信息，也揭示了明代冶铸业已经发展到很高的水平。

作为崇善寺珍贵的铸造文物，铁狮子、大铁钟，不管在体量上，纹饰造型上，还是铸造技术方面，均代表了当时铸造业的发展规模和高超的技艺水平，对于研究明代的铸造史有着很高的艺术、文化、宗教信仰、科技价值。



夫妻并坐图

宋金壁画
一世界

王桂娟

近日，我参观了山西博物院举办的“壁上万千——山西宋金壁画中的众生气象”展览，被这些珍贵的宋金壁画和砖雕文物深深吸引，仿佛穿越时空，回到了那个繁华的时代。

展览分为“家园”“家庆”“家风”“家愿”四个单元，通过壁画和砖雕等精品文物，再现宋金时期人们的生活场景、情感世界和精神追求，让我们有机会和古人来一场跨越千年的“对话”。

在展出的壁画中，我尤其被那一幅幅描绘宋金时期家园生活的壁画所吸引，从正厅到厢房，从厨房到卧房，每一处都细致入微地描绘了当时人们的生活环境。壁画中的人物形象栩栩如生，或坐或立，或饮或食，充满浓厚的生活气息。通过一幅幅壁画，我们可以看到宋金时的人们很注重家庭的温馨和和谐，追求生活的舒适和乐趣。

有一幅“夫妻并坐图”，一男二女并排端坐于木椅上，男子形态端庄，面色红润，两位女子也是面容富态，神态安详，也许他们正在商讨家中事宜，也许只是饭后闲坐，从他们的神态中，能看出他们夫妻之间相敬如宾，生活得富足而安逸。

在“家庆”单元中，展出了多幅描绘庆典场景的壁画。这些壁画以鲜艳的色彩和生动的形象，展现了宋金时期人们庆祝节日的盛况。包含宴饮、备馔、备饮、伎乐、杂剧等一堂家庆的“开芳宴”，人们载歌载舞，欢聚一堂，喧闹热烈。不仅男女主人的衣着服饰刻画细致，连桌子上的各种水果和酒具都清晰可见，画面中洋溢着欢乐和幸福的氛围，让人很想进入画中，和那个时代的人们一起饮酒赏乐，领略那飘逸而幽远的欢乐和风情。

金代砖雕壁画墓郝金墓，为山西博物院藏珍贵文物，是此次展览的明星文物。墓葬以裸展的形式在展厅呈现，800多年前的墓葬被整体“搬进”展厅，带给观众前所未有的视觉震撼。参观的游客排起长长的队伍，我排了十几分钟才得以进入细细观摩。该墓为砖砌仿木结构双室墓，前、后墓室均采用砖雕加彩绘的装饰手法，砖雕刻画细腻，彩绘疏密有致，显得富丽堂皇。其中，孝子故事、妇人启门等砖雕，非常生动传神。

我对“妇人启门图”砖雕印象颇深。壁面上垂浅蓝双层垂褶平幔，中部用黑边勾勒出内框，两扇朱红大门有一扇半开着，内上用四行排列整齐的黑色圆点表示内钉。中间站立一位向外窥视的女子，她面部丰满，圆脸，高发髻，身上穿着斜领长衫，下穿长裙，右半身藏于门后，脸和左侧身体露出门外，其探头张望的动作很是俏皮可爱。站在壁画前，不禁无限遐想，这个女子是在等待外出的夫君归来，还是想去热闹的街市上偷逛一会儿，抑或她只是想打开门，呼吸一下深宅大院外面自由新鲜的空气？

走出展厅，我还深深沉浸在壁画描摹的众生气象中。这些生动的艺术画卷，既展现了宋金时期的市井风情，见证了宋金时期社会的繁荣和进步，也承载着人们对家庭和睦、社会和谐的向往与追求。

悠悠千余年，时光已消散，记忆却凝结在这壁上丹青中。对美好生活的期盼，古今一贯。